海防纂要

海防纂要卷之四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苾稱芻甫較閱

朝鮮復國日本封貢議

御史彭　奏稱倭奴緊急患在剝膚正壯士撫膺之秋臣子旰食之日據報四百餘船即以最小者槩之已不下十萬餘衆以勁悍之賊起傾國之兵度其意料必置朝鮮於度外而實欲坐收　中國以自封也然不遽寇中國而先寇朝鮮者懼躡其後也且以十萬之衆勢如太山朝鮮國小坐見臣服然後橫行中國何所不適哉誠使以朝鮮爲後援以諸島爲巢

穴東風順則可徑達登萊稍轉南則可徑達永平再轉而東則可徑達天津又再轉而東南則可徑達兩淮併力入犯難與爲敵矣 疏鈔

經略宋應昌云自受命以來百凡料理兵難遥制薊遼保定以至山東不下數千餘里彼此報警卒難驅策此形勢之不便也總督轄撫巡撫巡轄司道司道將領以及百執事血脉流通今也驟加經略宛若贅疣此事體之不便也四鎮兵馬惟薊遼爲盛使經略分之禦倭則禦虜之兵弱聽其禦虜則無以禦倭此柄權之不便也使經略別乞錢糧選募將士安能一

時雲集卽集矣新募之兵素非練習一旦驅之臨陣與慣戰强倭相角其不格明矣此兵力之不便也又云親歷沿邊一帶緊要海口倭船可以入犯去處相度地里若干每三里築墩一座上設房屋數間可容二十人者卽撥該州縣弓兵民壯各十名輪班瞭守又每一里設轟雷砲二座每砲一座撥防口民兵一隊守之內選伶俐有膽勇者六人加倍給與行糧以二人遠哨二人司火二人拽線其搬取磚石壘砌餘兵併力爲之儻能用心安放火砲如法得取首級百顆便將五十顆給賞放砲六人均分餘五十顆衆

兵分用仍相度地勢高下高則砲宜平低則砲宜高
務對賊船擊打不使落空點放藥信尤宜察其遠近
審時度勢遲疾不令虛發可也

遼爲薊門左掖使修守誠設則聲勢自聯倭犯遼則
保薊可以扼其前倭犯薊則遼兵可以躡其尾此遼
東議將增兵所不容少緩也薊遼一帶人習虜而不
習倭知備邊而不知備海一朝報急在在空虛而防
守艱難更甚於禦虜何者虜志在金帛而倭且奪朝
鮮據土地也虜技止騎射而倭且舞利刀施鳥銃也
虜聚衆而謀捉馬而把諜者即走報而倭且潛伏海

島出入無時偵探苦於舟楫也長城聯亘墩堡星羅依山設險以爲備而沿海茫茫無際防守拙於屯戍也夫以禦倭難於禦虜如此而各地方尚可泄泄然不嚴爲分布儻卒然倭至將何禦之

爲東方告急防禦當周敬陳一二目擊事宜以備採擇幷祈加意民瘼以圖奠安事據天津道兵備副使梁云龍呈稱爲照倭之入中國也野戰最猛而水戰非其所長中國之破倭奴也水戰爲利而野戰更須詳愼此二者不可不熟講也夫水戰所急在巨艦艦不巨則衝敵爲艱然艦過巨則轉移不便故所謂巨

艦者福船爲主而倉船次之沙船又次之近蒙兵部
調來浙直等船率皆沙船唬船而福船倉船則無焉
今奉工部差委員外張新前來督造議定大率要造
福船二十隻倉船八十隻或百隻以爲鎮重彈壓之
用沙船南來浙船有二十隻南直有二十隻其數頗
多應再量造五六十隻以爲轉戰擊殺之用乃其所
藉以偵探者惟在哨艘而天津原闕近查濵海鹽船
漁船得百余隻鹽船原走黑洋販鹽則月輪六隻遠
探黑洋五日一報漁船捕魚則日輪二隻哨出外洋
一日一報此不過權宜偵探耳今調來唬船浙江六

十隻南直四十隻而工部委官開廠打造八槳五槳八喇唬等船三四十隻則保薊水寨哨探似亦足用也戰艦旣備駕之而破倭於海誰不藍談而不知海上機宜亦微有異假如大洋之中倏忽往來必乘風潮風順而潮不順不利潮順而風不順亦不利風波洶湧非但彼船尖搖而我船亦桯杌非但彼兵瞑眩而我兵亦昏嘔皆不利也且彼乘風而來則我且居下順潮而來則我且當逆安在其必勝哉所謂海戰者是必天造地設生有岍門不然則島嶼中峙又不然則沙洲壁立爲彼船必經之口取水之處據爲巢

穴之所而我乃於此分布兵馬或為設伏或為揜擊扼其吭而撫其背批其穴而擣其虛如浙之焦山如遶之望海窩乃為得志耳至其灣泊不於島嶼則於沙洲於港寨皆藏風避潮之澳儻依礁石則碎矣船上器具雖不外於野戰然而兩船交鋒風潮迅迫彼之長技不在倭刀而在鳥銃而吾所以禦之者是必船身之外以竹木為架以布幰為障使有藏身之處而乃乘機覓便或用火藥或用弓矢或用三眼鎗快鎗或用佛郎機而又於桅斗上用標鎗飛鐮刺之乃若虎蹲滅虜大將軍等砲非遇急則不敢輕用何

也以其氣力重大雖能碎彼船恐於我船亦不免有傷凡此長技皆海上之所必用者今一面置船又一面置器務要足用所謂水戰之當備者如此夫陸戰所急在臨岸而沿海之岸雖無處不臨海然非見岸即能登是必內有港口河口爲漁鹽船所棲泊之處乃爲倭船登入之所天津一帶如大沽海口最爲要衝又驢駒河唐巨河唐透舖鄭家溝等十數處皆已布有兵馬安置大將軍虎蹲滅虜等砲而倭奴跣足所以扼其奔突制其跳躍者則鐵蒺藜木椿等項器具尤當預備今已行河間府分派所屬州縣遵照制

造鐵蒺藜菱角大木排椿蘆葦硫黃等項或解赴天津或解赴滄鹽等處收貯俟臨期掘坑如法布置設伏截殺要於不使越口登岸而後為功也倭一登岸狼奔豕突遇城攻城遇村攻村若不得城而據則必尋取巨鎮大村據之以為巢穴四出焚掠故凡人烟輻輳去處可城則城如不能城則多樹木柵多挑濠塹曲折周遭沮格衝突皆其備之不容已也今行該府督行州縣各將所轄市鎮村落如法建置以為臨時收保之資戰鬬之地仍行各設將士及有司民兵各照地方協力守禦儻或不能禦之於海不能禦之

於岓則當各斂兵馬各依鎮落據險扼隘堵截衝打或零剿或夜攻倭必不敢狂逞也江南濱海多建重樓敵臺寧獨以備島奴抑亦以備山寇海寇今議燃眉只以修築樓臺工費修理城池務令高固多備軍火器械而村落居民則預令其多運糧米薪水貯置城中有警則急入收保堅壁清野保境衛民權宜或是如此所謂陸戰之當備者如此等因呈詳到臣該臣巡歷海口閱視戰船復與工部督造員外郎張新等面相商確再三籌畫其大小船隻數目水陸戰守機宜與該道所議詢謀僉同照得海之所恃以衝敵

者在巨艦所恃以偵探者在哨艘如沙船唬船八槳十槳等船輕利便捷可以哨探亦可以轉戰今調來浙直沙船計四十隻唬船計一百隻而工部委官開廠再造八槳十槳等船五六十隻則亦足用惟所謂巨艦者首號福船次則倉船南來皆無似應多造然福船重大非近百人不能撑駕一遇風急遽難轉移只應造十五隻倉船造八十隻可也兩船交戰其避敵必貫藏身而布幃竹架樓櫓森列則所以障也其破敵必資利器而勁弓銳矢火藥火箭三眼鎗快鎗鳥銃長鎗飛鐮標鎗鈎刀佛郎機等物則所以攻也

其大將軍神砲虎蹲砲滅虜砲百子銃等器則臨急所用也似若長技要在預備備禦既周遇警接戰或依港澳或傍沙洲或據島嶼或乘風潮或截其經行或斷其取水或蕩其巢穴務使我居其利而彼居其害我當其順而彼當其逆我處其勝而彼處其負在善將者指麾而運用之耳破之於海斯爲上策不得巳而野戰則口岸又其要矣蓋沿海地面雖無處不當防然港有礁石有泥淖有窪陷其所灣泊登入之口亦鮮如天津一帶極衝大沽口次衝其口并驪駒雙湍唐巨河鄭家湍等十餘處則沿海可知也要害

之口吾今布有兵馬設有敵臺安有大將軍滅虜等砲伏有鐵蒺藜釘排等物而又港口橫鐵鎖水底置木樁彼方鼓枻而來我則扼險以待彼方逆浪而來我則靜飽以待彼方竄地而來我則相機以待彼方跳躍而來我則坑陷以待自可潰其衆覆其舟殲其渠魁藉令登岸彼卽善搶然而濵海人家稀少行四五十里尚無所掠尚難得食此時猶囹圄之魚綴綴之狐我則堅壁清野以困之嚴陣整旅以遏之奮勇直前以挫之飛騎勁弩以躡之寧有不得志哉其巨鎮大村人烟輻輳去處一時雖難建重樓敵臺然而

間有地勢險隘可以藏兵可以屯聚者則多集丁壯多置木柵多備砲石多挑壕塹以便捍禦其附近城郭者悉令居民委積於城隔急移入城中倭即善攻然城郭完固效死以守而以大兵潰其圍亦不得逞既不得城而據則必擇村而居然倭性貪必散出劫掠吾則可以零剿彼掠得衣物負重而行吾則可以截殺夜喜淫飲多醉臥吾則可夜擊所謂陸戰當如是矣然猶有說焉水戰始慮無船今慮無兵非無兵也無習水之兵也又慮無餉非無餉也無常繼之餉也福船每隻用八十人十五隻計用一千二百人倉

船每隻用四十人八十隻計用三千二百人又沙唬八槳等船每隻用二十人或十五六人大小船共用兵五千四百有奇一時沿海漁鹽之夫豈能充募如數而浙江沙唬船一千五百有奇南直沙唬船九百有奇沙兵七千福兵三千是水兵已一萬七千有奇加以陸兵歲費不貲此餉曷從而繼乎然則度海以造船度船以募兵度兵以給餉皆不可不預爲計也陸戰雖亦多術其可爲一勞永逸計者無如挑濬濠塹相度天津濱海去處自大沽口至鄭家溝止一百八十里而防海軍士不下三萬餘人若當春汛之時

兵士齊到稍加鹽菜量起工築每兵一名占地一步横挑溝塹卽以塹土築爲墻垣塹濶四丈墻濶二丈塹深一丈則墻高二丈三萬軍士一月可完塹之險深與湯池無異墻之嚴峻與長城不殊漸起墩臺漸增垛口可以哨望可以備禦所謂一勞永逸者非耶但沙土難築潮水易侵未敢爲必然之晝俟來春試之而後可爲也伏乞　勑下該部酌議上請施行

爲獲倭情事據李提督塘報譯審得投降粱倭說稱關白先發兵四十六萬後發援兵十萬實欲吞併朝鮮分犯內地因懼天兵威重神火器具無敵不得已退

歸一面先遣李如栢等選帶精兵一萬五千掩襲又據參軍鄭文彬等稟稱關白初意建都朝鮮睥睨遼薊以三十萬犯浙直三十萬犯閩廣以窺中原今見平壤兵敗始有懼心等情各到部案查先據提督并各官稟稱倭奴悔罪願留王子陪臣乞哀遣使歸國通貢已行提督等如果留王子陪臣質將方遣二使送還去後續報沈惟敬不聽約束擅入倭營周弘謨單騎與倭講話胡澤等恐留周弘謨遂令二使送倭看得降倭供報關白所謀非獨止取朝鮮實欲建都王京窺犯內地行長等因平壤之敗乞哀歸國非出

本心廼爲脫身之計且欲渡洛東江若無船隻而糧
米又盡機會可乘必須大加挫衂方見忠猷儻使逸
去乃一入犯中國復搶朝鮮皆我等縱虎自貽其患
也誠恐各該將官苟全平壤功次逗遛觀望致悞事
機擬合再行申飭牌仰提督該司本官即行三協并
劉綎大小將領各出報國忠心追趕倭奴相近必先
責以不還王子陪臣又將朝鮮人民背盟違約彼必
無詞且趁此倭奴缺船乏糧窘迫之時機會有可乘
統率軍士各奮謀勇窺賊半渡洛東江出奇乘而擊
之是一策也再令全羅慶尚忠清各道火速整搠水

兵飛船邀擊海口我兵過江追襲合兵進剿又一策也當此之時務必行此二策方爲完美不然既不留還王子倭將又不遣還二使儻後果有謀犯等情我等何以自解提督該司本官務要遵照令牌所開二策一意進兵剿滅勿得拘泥未定之說聽信諸將偏執退縮之語中間不肯用心勇往振刷者即拏赴本部發到旗牌前以軍法從事本部受有 王命調將不行雖不劾人將欲自劾各將慎之後悔毋及

其向未入朝鮮時其山川形勝尚未真知故未敢浪陳茲身歷其境兼詳考圖帖細詢譯者始知本國幅

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蓋地從正北長白山發脈故北最長釜山鎮偏在東南隅與對馬島正面故日本兵馬易於入侵朝鮮若全羅一道直吐正西與中國蘇常相對如日本欲犯登萊天津必須乘東北風灣轉此嘴又候東南風然後能達大海巨洋波濤險惡安能如意若不至朝鮮登萊天津實未易犯故天護神京亘此一國於東西南北之間使日本兇夷不得逞志中華者天險限之也關白雄奸熟察此故合浙直閩廣竟圖朝鮮蓋朝鮮與薊保山東相拒止是西南一海並無旱路間隔其中由南而北自東及

西若尚州之洛東王京之漢水開城之臨津安州之淸川定州之大定平壤之大同義州之鴨綠諸江俱係大川俱通西北海向陸行則有遼左一路以抵山海而水行則有七路可達天津山東等處若得順風三五日即達無甚難者故此奴一得朝鮮據爲巢穴分投入犯特易易爾吾禦於陸而水路難支吾禦於水而陸路不免三境動搖京輔振懾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關白之圖朝鮮實所以圖中國而我兵之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鄰䘏隣者比也各降倭報稱初意欲建都朝鮮脾睨遼薊以三十萬犯浙直

三十萬犯闕廣以窺中原似非虛語也幸仗社稷威靈廟堂石畫連戰三捷今且賺出王京事亦覺有頭緒但倭奴擁衆尚駐尚州善山等處未即東往見今殺死朝鮮軍民數千懸首旗竿者千餘且列寨無等聯絡數十里不絕虎牢木柵石城土堡極其堅固一路險阨處處埋伏哨丁宋好漢幾爲所獲某雖屢檄提督進兵而將兵驕惰必不肯前軍中洶洶俱謂我輩百死一生以三四萬兵馬却數十萬强倭不數月而朝鮮土地幾已盡復晝夜身處冰雪鹽菜毫無入口功勞非細迺言官反謂報捷悉虛級賞又云先給

二十兩比寧夏反爲不如經略題敘又不肯覆今乃天氣炎蒸疾病交作又欲遠追且倭勢甚衆營壘堅完鳥銃利害道路崎嶇若有疎虞將何以處職與提督雖百般催儹多方策勵然恐兵心有變不敢過責兵士多有疾故者後日人不察此黨歸之碧蹄之戰又可深慮任事者畏首畏尾如此何以集事如幸而倭眞恐懼漸次逸歸當爲朝鮮悉心善後務要萬全縱令再來必不使如去年寬達平壤若履無人之境也其要害分布亦當畫圖貼說與四鎭圖說並進退保朝鮮若保中國必不敢草率完事設關白果惡行

長戢擅出王京益兵添餉諸倭不敢遽歸我兵難於
郎迈必須尊臺王張郎發陳璘沈茂兵馬前來協助
再假勑文慰勞將士給賞須給全數庶　皇恩播而
軍心厲兵勢張而倭膽落完績或可收也事關重大
不敢不罄其愚此乃萬分眞的非敢誑者乞賜察訪
其情自見惟台慈鑒原社稷幸甚
爲倭衆遁歸屬國已復計處善後事宜疏惟是朝鮮
旣復倭奴已遁本宜將大兵盡數撤還各鎭責令國
王自行居守斯爲兩便但該國殘破已極將士斃於
鋒鏑幼稚委於饑餒壯丁陷于擄掠勢甚不支而朝

鮮存亡又係中國治亂臣前已詳言之矣蓋全羅慶
尚兩道在本國極南慶尚稍偏東角全羅稍偏西角
故朝鮮謂曰二南而實倭犯必由之路舍此則無路
來此係全國緊要門戶而王京平壤則堂奧也兩道
守則朝鮮安朝鮮安則東保薊遼舉安釜山遥接對
馬倭衆雖遁我之兵力固不能跨海遠征彼之狡譎
實可以乘舟復犯亡羊補牢計不爲晚而久病蓄艾
事不宜遲又不得不爲之調停區處者臣是以與提
督李如松贊畫員外劉黄裳等多方商確查得前准
兵民踏勘地形協力修舉應斬塹者斬塹應挑濠者

挑濠應築關者築關應建臺者建臺瀕海口應設烽堠者比照內地舉建烽堠海船應派輪出洋哨探者不時哨探修復釜山等處舊設左右水營兵營今本國軍兵把守若鳥嶺三道又居腹裏當作重關非特朝鮮有備可恃無恐即使倭奴聞此亦必息心不敢輕動矣然留守官兵係皆徵調不相統攝今雖經臣劄委劉綖調度然權既不隆事難畫一有如倭復再來則一時戰守進止之機必至甲可乙否此是彼非觀望妬嫌阻撓牽制大都介冑之士終屬椎魯師貞之義必藉丈人而朝鮮爲遼左外藩利害更相關繫則

該鎮似宜為之經理者至于留兵糧餉一節先該臣因國王請留砲手即行據如松詳議得吳惟忠南兵原議每名月支正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在于永平府支給川兵亦照南兵事例舉行每月仍當各外加衣鞋銀三錢犒賞銀三錢其餘或應留軍丁各照征倭事例關給至於將官千把總等官廩給亦照原議量加優厚等因在案今該臣詳議兵名雖有南北之分留守初無輕重之別矧離家萬里異國從征若非厚利又何以結其心而使之效力也禮部咨題覆　欽依議留劉綎等兵萬餘防守而全

慶要害兵微不能分布今從長酌議應留官兵一萬六千名其餘大兵俱已次第撤回各鎮以防內地其留守官兵見今督責前往俱聽劉綎派撥把守慶尚之大丘慶州善山高靈諸路全羅之南原雲峰光陽求禮諸路蓋二路守則門戶嚴倭雖狂狡難以突犯臣又移咨國王大略以留兵不能久戍援兵終難再煩倭賊不能保其不使復來修守不可不亟爲整飭速行八道令陪臣募選膂力精壯麗人以多爲善即使陪臣統赴劉綎營內聽本官調度令所服衣甲與南兵同所執器械與南兵同令各營教師訓練起伏

擊刺之法與南兵同倭來則助我兵以與敵不來則合我兵以與守由此漸漸增加漸漸熟練又查得全羅等處產有鐵料柴炭行委宋大斌督率匠役會同彼處陪臣置造飛虎等砲及禦倭已試得力軍器復令趁此新穀既登之時上緊搬運糧餉以便留兵支給臣又以倭衆雖強若泛海而來利在速戰麗兵雖弱若深濬高壘扼截險隘以待之則彼進不能攻旁無所掠其計自詘今全慶之間俱山圍石合水遶江環在在堪以設險即行令劉綎會同各將領與該國臣應一視同仁不論南北每軍一名月給月糧銀一

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衣鞋銀二錢犒賞銀
三錢共銀三兩六錢將領以及千把總等官廩銀各
于原支數目外量加一倍如有馬匹應支草料乾銀
俱照見行事例臣初意欲將前項錢糧俱令朝鮮出
辦節經移咨國王詳議及面諭禮曹陪臣尹根壽啓
王計處去後隨准國王回咨及陪臣面訴小邦殘破
委不能備為自倭摽掠以致困疲原非推諉况該國
風俗止用粟布並不行使銀錢故所積無幾及臣欲
其開礦取利據稱炒造費力所獲無多又難指未獲
之財而償目前之用也然今留兵雖云為彼亦以為

我況存屬國卽以護　天朝守外藩亦以安內地我
若芸人之田與救鄰隣有關者比也則今日善後諸
策誠不可緩而亦不容潦草了事者再照幹固枝强
表正影直自昔記之今留兵客也朝鮮主也留兵不
過爲其一時而該國自當計其久遠臣始聞倭奴直
破朝鮮竊惟該國兵力在昔隋唐之世猶與中國抗
衡何昔强今弱一至于此及入其疆乃知患不在人
咎由巳作在國王與陪臣比湎酒耽詩沉精聲妓付
理亂于不知置戎事而不問今當流離顛沛之時全
無卧薪嘗膽之志雖臣屢經移咨欲其修廢擧墜

故県新諄諄勸諭彼尚將近日政事盡付羣小主持
徵其兵則未見前來促其糧則尚多缺乏之虛修窮迫
之辭時作乞哀之狀溺豫宴安猶昨也臣亦付之無
可奈何而已及考朝鮮志書載在弘治正德年間釜
山鎮已為倭奴蟠踞釜山之人皆為倭戶志書見在
可查故該國常有倭患特未若去歲之甚耳幸我大
兵為彼恢復倭離釜山盡去西生浦而回歸本國者
亦多若朝鮮再不乘此設防則海水桑田仍倭故物
今臣訪知其世子稱光海君名琿者青年英發該國
臣民盡皆傾服是天亦未亡其後也臣已移咨國王

令其世子出居全慶之間會同留守將領凡一應選兵設險置器運糧俱欲其親督則非惟將臣畏懼不敢有違且使其熟練戎務歷涉艱辛他日承繼之時必能通達國體順適民情是亦爲朝鮮久遠善後之一助也

關白突起海上狡焉啓疆遣平行等等率衆直破朝鮮豈直利朝鮮計哉彼之居釜山慶尚之倭與朝鮮人婚媾貿易幾及百年蓋已習知朝鮮形勝接近中國若尚州之洛東江王京之漢陽江開城之臨津江安州之淸川江定州之大定江平壤之大同江義州

之鴨綠江俱通西海直達薊遼保東諸處欲據之以
睥睨内地耳况全羅慶尚係朝鮮一國喫緊門戶此
乃臣之實言非誑語也守全慶則朝鮮可保無事失
全慶則朝鮮危矣守朝鮮則四鎮可保無事失朝鮮
則四鎮危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爲至要守朝
鮮之全羅慶尚則尤要也况我之視倭猶倭之視我
我兵不撤固欲待彼之歸彼倭不歸寧不待我之撤
乎畏威而遁乘撤而來是又不可不爲之慮者也若
今偏乎留守適得吾體猶可言也偏乎封貢大失吾
常不可言也宜上德意奉而行之議封議守經權雜

樞經能立於常勝之地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威可懾服其狂狡恩足招來其志意必如是而後謀出萬全倭情完計指日可定臣之所能自信自任一力擔當者惟此而已若以救朝鮮爲無謂守全慶爲非策退內地而省糧憑封貢而撤兵如此之計非臣所敢知也今之留兵可撤於 明旨與封之後必不可撤於餘倭未去之時可撤于朝鮮兵練險設之後必不可撤於該國未備之初幸賴 皇上慮震隣剝膚之患廓天覆地載之恩援師一舉我武維揚破平壤收王京保全慶逐釜山而今已驅之海外矣嘗謂釜山等

處猶我中國之虜地也全羅慶尚猶我中國之九邊也　皇上試以九邊之虜視焉其大者若順義之據豐灘卜酋之據河套阿酋之據松山火酋之據莽剌青酋之據開平長昴之據三衛皆離邊僅一二百里耳然中國亦聽之禦之初不能逐於陰山之北廣莫之野也恢復屬國已至於是臣等職業非爲不盡防禦之事論乎常理當付朝鮮臣猶慮其君臣闇弱殘破至極必不能守全慶險隘必不可失守之則爲朝鮮中國之大利不守則爲朝鮮中國之大患故特留兵一萬六千與共居守非但保朝鮮實以衛中國也

已上俱宋應昌平倭復國編

戶科給事中陳世恩奏倭奴之為我　國家患非一日矣變詐叵測叛服靡常以故絕之弗許通焉誠慎之矣邇者思逞侵犯朝鮮聲言內犯我　皇上赫然震怒特遣大臣經略率師討之侍郎宋應昌受命而往正宜滅異類固藩籬以歸報　皇上可也夫何平壤初捷雖差強人意及碧蹄一戰遂至我兵大半損傷銳氣盡消拙計頓起一則曰議貢一則曰議封及廷議弗是也乃假愚倭之計以自解然求貢乞封之文絕音于倭奴而盤踞搶擄之衆接跡于朝鮮是應

昌以封貢愚倭者終則反以自愚今且以總督顧養
謙徃代矣但此一事也在經略征旆已還凱歌無聞
儻議處之不當何以服人心而勵其後在總督銳氣
正盛軍令方新儻申飭之未嚴何以一衆志而作其
始所以振前事之敝者在今日所以新後事之端者
亦在今日是誠不可不亟議也夫自應昌出師之始
以及今交代之日歷一載餘其時不爲不久矣調發
軍士其戰不爲無兵矣轉輸多方未聞乏匱不爲無
食矣初則罷一御史而不阻其徃繼則聽其敗衂而
不繩以法終則川兵殺傷數多不即奏 聞而不責

其隱其任之者不爲不專矣顧在　朝廷無中制掣肘之慮在應昌有畏愞欺罔之辜在　朝廷直謗書盈篋而不問在應昌徒蔓言枝語以塞責是　皇上之任應昌者何其厚且深而應昌之自待者何其疎且淺也若不及時屏斥彼將計日還　朝偃然無忌以受賞矣況倭奴未滅終事難卜復姑息因循不亟處分抑何以爲任事不效者之戒哉誠宜勅令回籍仍將傷過兵馬數目行令各鎮查勘的實如倭患潰決有日仍行論罪則此經略大臣當議處分者也至于總督顧養謙才望素著受代伊始以總督而兼經

略調兵轉餉其於勢爲甚便昔曾巡撫遼東蒞事頗久其于地利人情習之又爲甚熟懲償轅而易轍信可以肩玆鉅任矣第狥封貢之故套者可以苟且塞責如不毅然奮發而復且承訛襲舛徒以支吾目前則其于自便之計得矣　國家之事其何賴焉臣願皇上亟行勅諭當此春汛方殷之始力爲攻戰備禦之圖持安攘之正討斥封貢之邪說倭或來也務嚴拒于境上使一卒不入其內地即或倭入也務盡殲于境內使一卒不返于本國此則總督大臣所當議申飭者也如其不然經略曰封總督亦曰封經略曰

貢總督亦曰貢是經略旣悞之于初總督將悞于再年復一年人復一人臣恐披堅執銳者皆　朝廷之蒼赤豈容長困於海濱饋糧運餉者皆黔黎之膏脂豈容久洩于閭尾且封貢之說一倡將吏忽守禦之防豪傑癈嚮用之志一旦決裂不可收拾貽害無窮誠難逆覩天下事將誰任其責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正今日東事之謂也微臣一得之見如此

兵部尚書石星奏據科臣王德完田大益臺臣黃紀賢許聞造等寺臣萬自約禮臣洪啓睿各疏總之爲封貢不可爲　國家計遠以忠于　陛下耳顧貢雖

不許猶于封事未能釋然無疑即剖臣心不能自白
臣伏思之封虛號也許封虛事也勅之進退而後封
則朝鮮因以保全士馬因以休息實利也諸臣豈固
不欲成此以釋　主憂哉本以事體重大加之傳說
參差故有疑倭海外蓄叵測之情而釜山無必退之
勢者有疑表文之眞僞難辨而使人之口吻難憑者
有疑催促可異和情可駭而封後弛備之可慮者以
此議論紛紛誠何足怪臣則以爲料敵宜審當機貴
斷貢市嚴絕則窺竊無由禁約嚴明則勾引可杜在
彼有不測之情在此無可乘之隙制人之術端不外

此故令小西飛至京羈留詳審以待督撫奏報倭退之日再遣科道各官一員前去勘實若倭盡退而一無所別求則用臣等封議斷然與之以示信不退而別有要求則用諸臣罷議斷然罷之以示威儻一面待封一面入犯即斬小西飛之頭傳示以見必剿如是許之有據絕之有名操縱在我不爲所制而表文之眞僞使人之口情即此可斷亦何損于 天朝之舉動哉若不決於倭之退與不退必欲與令拒絕以快時論而失事機非臣之所敢知也何也信倭太深固足以養寇而貽憂待倭太急尤足以速寇而致亂

故臣以爲是舉也固朝鮮旦夕存亡之秋亦我內地旦夕安危之會諸臣不可不虛心而熟計之也至若催促表文二字臣見諸臣題叅亦頗懷疑及查經略宋應昌原報到倭酋行長移書大略表文直待沈惟敬入營而問其言取信而後遣出故應昌使惟敬入而促之督臣令報特不說其實耳其和親之說尤爲關係無則不過傳訛之誤有則豈曰辱　國之誅先該經略侍郎宋應昌審問小西飛云是和好親密之意臣亦未能坦然無疑隨報有沈惟敬責問行長回答辯答之書其意與酋合而所以促表文之說亦具

在其中臣之所據不過如此以臣之愚莫若幷將劉
綎兵撤回遼左一以復江上之備禦一以省朝鮮之
騷擾　諭令朝鮮恪遵　勑旨于大兵處所列兵阨
險待釜山倭退盡而據守亟圖自固其寬奠一帶收
設副總兵一員增壯丁若干厚加月餉戶部辦給不
得推諉專以彈壓搜剿無論倭之退與不退封之成
與不成常川守禦仍行令山東浙江直隸閩廣等處
沿海地方添設外有應加設備不拘水陸器具險隘
等項上緊修設訓練常加大敵在前倭奴入否不得
視封事之成否為緩急但有守備不設者請如法以

後仍責各巡按御史凡巡歷沿海地方綜核司道殿
最將領恐以此為要務無備則不時處備有備則年
終奏報到科以憑查考此主兵也其薊保宣大山西
等鎮俱各預備客兵三萬以備倉卒應援總之以封
為虛事以完目前以防為實際以圖遠慮庶幾有備
無患可保萬全臣星之所自誓擔當至死靡移者此
耳語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惟 皇上斷在不疑臣
必不敢誤國恭候 命下遵照施行
福建巡按劉芳譽奏臣奉 命巡按福建遵限于萬
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入境受事至本年三月初

三日據偵探倭情商人許豫回報一探得關白姓平名秀吉今稱大閤王年五十七歲子纔二歲養子三十歲秀吉平日奸雄詭詐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前歲侵入高麗被　本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病死及病回死者亦不計其數彼時弓盡箭窮人損糧絕思逃無地詭計講和方得脫歸一關白各處新造船千餘隻大者長九丈闊三丈中者長七丈濶二丈五尺用櫓六十根大者八十根豫訪諸倭皆云俟遊擊將軍和親不成亂入　大明等處一日本六十六國分作二關東關名相板關西關名赤門關各稱有

船數千隻限三月內駕至大溪點齊莫知向何處又點兵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若有奸巧機謀雖七十歲亦用之一日本長岐地方廣東香山澳佛郎番每年至長岐買賣禁鉛白絲扣綿紅木金玉等物進見關白透探　大明虛實消息仍嚴帶倭奴假作佛郎機番人潛入廣東省城覘伺動靜一關白奸奪六十六州所奪之州必拘留子弟爲質令酋長出師侵高麗實置之于死地各國暫屈仇恨不忘及察倭僧元龍與豫對答語氣各酋長甚有惡成樂敗之意豫于寫答之間亦微有囮誘之機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人

民被擄日本生長雜居六十六州之中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諳倭情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恩籌策令其回歸等情到職本月十五日又據許豫同夥商人張一學張一治將列關白城郭偵探事情開報中間與許豫同者不開外一稱平秀吉始以販魚醉卧樹下有山城州倭酋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入敢獵遇吉冲突欲殺之吉能舌辯應答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又言善登高樹呼曰猴精信長漸賜與田地改名森吉于是助信長計奪二十餘州信長恐吉造反加與田地鎮守文界有參謀阿奇支得罪信長剌

殺信長吉統兵乘勝捲殺參謀占關白之位信長第三子御分見在吉部下一征高麗兵有三師名石淺野大谷大小謀議俱是三人一吉發兵令各州自備糧船乾米絡繹接應家家哀慮處處含冤一豐獲州會首野何踏統兵在朝鮮聞　大明助兵喪膽迸回吉探知剿殺一家立換總督一兵入朝鮮內浦港抽選七十人近回者止二十人尚國有大船裝載倭三百近回者五十人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各處船隻慣泊之地今從此發有往呂宋船回集交趾船三隻東浦船一隻暹羅船一隻佛郎機船二隻興販出沒

此爲咽喉也一器械不過礦硝鳥銃爲害硫黃日本產出硝硝處惡土煎煉亦多惟鳥鉛乃 大明所出有廣東香山澳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各州俱盛其旛鎗弓箭腰刀鳥銃鐵牌盔甲誠亦不缺一城池附在山城州蓋築四座名聚樂快淀俱在大界等處每城週圍三四里大石高壘三四重池河深潤二十餘丈內蓋大厦樓閣有九層高危瓦板黃金粧下隔輛房百餘間將民間美麗子女拘留淫戀又嘗東西遊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一日本有罪不論輕重卽時殺戮壬辰年吉有一孩兒病故妄殺乳母十餘人

癸巳十一月吉在名獲屋回聞家中女婢通奸將男女四人生燒于大界野中究殺知情婢僕七十餘口凡盜竊不論贓私多寡登時殺之以是六州水陸平寧任其通行貿易一吉自丙戌年擅改倭國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征高麗將天政二十年改爲文祿元年自號爲大閤王將關白職位付與義男孫七郎七郎字元吉年幾三十知勇不聞一擄掠朝鮮人民多良家子弟風飡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廉思謹等二十餘人被掠日本吉令厚給衣食欲拜爲征　大明軍師謹等萬死不願等情據此會同福建巡撫許孚

遠看得平秀吉此酋起于厮役由丙戌至今不七八年而篡奪國柄詐降諸島數殺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奸雄之智興兵朝鮮席捲數道非我　皇上赫焉震怒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于盡爲俘虜不可謂無攻伐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徵兵諸州以數十萬計昔曩時之所未有日夜圖思得一逞不可謂無窺中國之心使其遺酋率衆乘風揚帆寇我沿海省郡備禦兵力容有未完一時勝負得失是未可知也然臣等竊料平秀吉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酋欲爲秀吉之爲而思攘奪

之者甚衆陰謀代國搆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辛侃逼令州官殺其弟又不得已爲降順其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之妻妾民間女子充塞臥內淫戀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囹圄父子兄弟不能相見有不勝其仇讐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利之擾而令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興大兵舉大衆之舉今則征發騷然舉國鼎沸倭之人民何堪每日嗜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臥則移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以事理策之秀吉之自底滅亡計日而待也若夫封貢之說臺省冢臣諸臣言之甚詳臣等

無容復置其喙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　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賊且將置山城君于何地祟奸怙亂乖紀滅倫非所以令衆無而示四夷也比俺答之孫那吉來投于吾吾執以為質而彼卑詞求之因而還其孫那吉此之議通貢而先帝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挾之迹此一時機會遇有可乘而然而今非若此也平秀吉無故興師聲言內犯陷吾屬國東征之師相持日久損失亦多碧蹄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境土而誤用細人之謀聽其講封講貢若日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則進

要也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昖奏稱倭賊方于沿海釜
山等處築城造屋運糧置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
稱屠戮吾州六萬餘人尚可謂退兵乞和耶伏乞
皇上大震 天威罷議封貢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
吉犯 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勑文武將吏及 詔
勑日本諸酋長以擒斬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
封 朝廷不封兇逆之賊而封其能除兇逆者以此
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奸雄喪膽豪傑生氣平秀吉一
酋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等迂籌以為今日之計莫
妙于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于征剿須者倭酋倡亂

惟平秀吉一人諸酋長皆面降而心異中間未必無
可以義感者可以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兄弟股肱
心膂之人儻得非常奇士密往圖之立談之頃神秘
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一獲元兇倭亂頓巳
故曰莫妙于用間至于備禦之策頻年屢奉 明旨
申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竊惟遼陽天津兩地
密邇 京師一由朝鮮渡鴨淥江而上一由山東海
面乘風疾趨設有疎虞令倭得長驅而入震驚 宸
極此不可以不慮宜將東征之兵挑選合式增募二
三萬人遣大將二員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其各省直

水陸兵防更于今日嚴爲整備俟其入寇吾境或犄角相與戮力殲之此不可恃其不來一日懈緩者故云莫急于備禦然用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于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破膽于我臣等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我　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征討發內帑百萬助諸省打造戰船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餘人乘其空虛出其不意會師上游直擣倭國順　命者宥逆　命者誅彼秀吉一酋何能逬遁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名其爲賊敵乃可服也故曰莫重于征勦或者謂其興師遠涉爲費不

貲當國計詘乏之時竊計之山東浙直閩廣備兵餉歲不下二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兩又積之三五十年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倭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處歲派餉銀可以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矣臣又聞元世祖嘗以舟師討倭致溺十萬衆于五龍山下談者恒以爲口實臣竊料元世祖雖雄其實虜人不諳海上形便當下時帥必多達官彼以不習波濤不識風汛之人而驅駕海洋眞顛倒沉溺雖百萬何用今在東南而用舟師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

知風汛乘而往之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興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于今日也至于廣東香山澳佛郎機番夷交通接濟一節實爲有因乞
敕兩廣總督軍門設法禁處其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住居倭國之人不論歲月久近有罪無罪但有歸志許令跟付差去使客船隻回還則順逆之分明華夷之防定四海人心咸爲一快矣

南京兵科署科事刑科給事徐桓奏太僕少卿張文熙以調四省兵往日本搗巢爲請臣見其策甚奇而難行不得不爲糾正臣讀籌海圖編云備倭之術不

過守禦二者而已未聞泛舟大海遠征島夷蓋巨海中無風時絕少颶風一作天即昏黑舟遇沙灘卒皆覆沒雖以元世祖之威挾華夷全盛之力加伯顏李木兒之勇率舟師十餘萬遠征日本一遇颶風盡爲魚鱉史書生還者纔三人此其明鑑也即我　成祖時巳卯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風雨大作飄沒舟師以千萬計夫大衢切近碭山馬蹟距日本尚遠而邀其惰歸且不可乘危倖功況遠涉大洋深入日本而能取勝萬全乎據張文熙疏稱調集四省舟師奮勇擣巢以牽其東歸杜其内犯此正法所謂批

亢擣虛固爲良策而其勢實有難行者文熙以爲四利臣則以爲五難兵曰搗巢蓋攻其所必救如孫臏直走魏都而龐涓解圍以救魏是也若日本與朝鮮隔絕大海聲息不相聞而犬羊異類親屬不相顧攻之未必救也縱顧其巢穴何能牽其東歸此其難一許儀後報稱日本六十六國每國整兵二萬則兵餉百萬矣今任平壤者各四十萬則其精銳尚多也彼以逸待勞我以勞攻逸如驅羣羊搏猛虎爾縱能遠涉未必勝而況風波洶湧萬不能濟乎此其難二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四省中惟浙閩去日本稍近而南

直廣東不止數千里矣況茫茫大海運道不通兵餉何能接濟又不可隨地而因糧者士能無枵腹之虞乎此其難三須以通州兵餉道竭人且嗷嗷生怨讟矣況調四省兵遠征日本彼見以爲必死之役誰肯舍生以勇往者勢必騷動則生事端外患未除内變先作此其難四閩廣兵數臣不能知若浙直沿海兵多不踰萬爾今每省調一萬五千則必空壘而出防守者何資況倭奴人人能戰而以六萬師搗之衆寡不敵勝負易分此其難五夫此五難皆理勢之易見者既冒海波之險且未必獲利況風濤不測而欲冒

險邀功不爲胡元棄師之續即蹈大衢覆卒之轍矣
文熙爲此奏其未深長思乎臣愚謂莫若先聲以奪
其氣用間以離其黨迎擊以挫其鋒伏奇以躡其後
何爲先聲令西賊殄滅　神武奮揚以捷宣布四夷
差遊擊沈惟敬齎帖往平壤宣　諭倭將彼必讋服
求貢然後與之約曰十年一貢有常期如期則可貢
道由寧波有常地如地則可儻倭畏威而修貢如常
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頃惟敬督以大言趣倭
敬畏況假以　皇靈之重乎此不戰屈人之一策也
何爲用間昔王直誘倭入犯倭王不知也募生員蔣

洲爲間使卒擒王直今關白淫暴過於桀紂六十六州本非心服而豐後占其妻卒西海山陽數國皆生疑變而閩浙中如蔣洲者未必無人若以重賞購之得一二謀略士往說諸國必能斬關白頭立奇功於絕域此以夷攻夷之一策也何爲迎擊臣知倭性最懼急攻蓋窮寇遠來必饑且困若吾乘其敝而擊之則易爲力昔劉江鎭遼東望寇將至卽令奮擊金線島息倭患二百年今宜　勑經略整頓舟師於鴨淥江以善瞭者望倭船未抵岸攻之或絕其半渡或挫其前鋒未有不全勝者此攻其無備之一策也何爲

伏奇臣聞倭善用伏兵之計不識詐敗之機彼善用伏而我以正兵敵之故鮮不敗昔胡宗憲禦倭嘉興令彭蓋臣以前鋒迎敵佯敗而走敵過伏起三面夾擊即有王江涇之捷今宜 敕經略相遼形勢於金復蓋义墩堡中有堪伏處伏奇佯誘伏起夾擊寇衆必亂此出其不意之一策也如蒙 勑下該部查議搗巢五難是否難行臣陳四策果否可行難行者不妨停止可行者亟爲採用如此則妖氛日靖海波日恬蠢爾倭奴將草薙而禽獮之不難矣萬全勝算似無過此 巳上俱續文獻通考

海防纂要卷之四